

文化与社会

1780-1950

Culture & Society

Raymond Williams

[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高晓玲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社会:1780-1950/(英)威廉斯著;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8

书名原文:Culture & Society

ISBN 978-7-5463-6702-6

I. ①文… II. ①威…②高… III. ①文化史—研究—英国—1780-1950 IV. ①K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1311 号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by Raymond Williams

Copyright © by Raymond Williams, 1958, 198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文化与社会:1780-1950

作 者: [英]雷蒙·威廉斯

译 者: 高晓玲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刘丛星

策 划 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宋 春 孙玮萌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开 本: 960mm × 1300mm 1/32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22 号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6702-6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文化观念及该词的一般现代用法,是从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进入英语思维的,本书即以此发现作为本书的组织原则。本书试图展示这个过程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同时探讨这个观念从开始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因此,本书说明和阐释了自18世纪晚期以来我们面对英国社会变革时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文化”一词的用法以及该词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1946年至1948年间,我曾与克利福德·柯林斯先生(Clifford Collins)和沃尔夫·曼科维兹先生(Wolf Mankowitz)一起合作编写过《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的评论文章,本书要探讨的正是该刊物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当时的目的在于,依据我们这一代人的体验探究“文化”一词所描述的传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阐释这个传统。在初步探索阶段,我从这两位前编辑同事那里获益良多,对此我铭感终身。1950年后,本书写作正式开始,我要再次特别感谢柯林斯先生,以及我的同事安东尼·麦克林恩先生(Anthony Mclean)。在写作过程中,我曾与汉弗莱·豪斯先生(Humphry House)及弗朗西斯·克林根德先生(Frances Klingender)多次商讨并获益匪浅,他们虽英年早逝,却因其大作享誉身后。此外还有很多人对我提供过帮助,特别应该提到的有贝特森先生(Mr. F. W. Bateson),贝尔钱伯斯先生(Mr. E. F. Bellchambers),亨利·柯林斯先生(Mr. Henry Collins),科尔曼先生(Mr. S. J. Colman)以及史密斯先生(Mr. H. P. Smith)。我的夫人就原稿与我逐行商榷,在某些章节的写作中,她实际上就是合著者。不

过,本书出现的看法或谬误均由我个人负责,与他人无关。

因篇幅所限,我在文中未能就所涉及词汇及意义所发生的变化一一详尽列举。随后我将以《工业革命期间英语的演变》(*Changes in Englis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为题发表专业论文,提供相关依据。本书中因某些简要论述可能会出现一言以蔽之这样常见的毛病,因此恳请对这些词汇怀有特别兴趣的读者务必参考刚刚提到的论文,以便获得新的证据来支持现有观点。

本书付印之时,我一直在考虑本书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怎样的有益指引,此处注明,或许会有些用处。首先,我们从不同角度入手,殊途同归,似乎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新型且普遍的文化理论。在本书中我一直在努力澄清文化传统,下一步要做的或许是重新阐述其基本原则,把文化理论看作一种整体生活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我们还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一种扩展性文化的概念,研究其详细过程。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扩张性文化(an expanding culture)当中,但是我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摇头懊恼上,未能对其本质和现状谋求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识字、教育层次、出版物等我们视为定论的文化史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大幅度的修正。此外,为了制定完善的共同方针,我们还需要详细考察当前文化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最后,在专业批评领域,我们或许可以扩展我们的分析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重新界定创造性活动和传播概念。上述工作都困难重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所使用的词汇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可能会有帮助,本书便旨在于此。

本书部分章节已以其他形式刊载于《批评论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和《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雷蒙·威廉斯

1987 年版前言

现在距创作完成《文化与社会》已过了近三十年。重读此书或其部分章节,我常常会觉得好像在读别人的作品。然而,我正是通过此书首次表明了一种立场,这一立场表达了我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经发生和当时正在发生事件的感受。此后我的看法有所发展,某些观点和看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我始终相信一点:这两个非同寻常的世纪带来了世界巨变,也处于重大危机之中,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它们,一个主要方法便是详尽全面地思考文化问题,因为在每个阶段文化都发挥着积极活跃的作用。

正如原版前言所提到的,我在书中论述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文化观念及其现代含义。本书围绕“文化”一词的新义及其整个相关意义词汇组所展示的新问题展开。〔1〕曾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就此新兴重要问题著书立作,因此严肃研究和讨论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我要做的便是梳理这个过程中在语言层面上发生的演变。

现在常常有人会问我在讨论时是如何选择作家的。这个问题背后通常隐藏了一种认识,以为必然有先在的作家名单或作家范围,以为我会对选择哪些作家进行一定取舍。有一点必须要加以说明,在此书的前期准备阶段,我从未听说过类似的阅读书目,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书目。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作家在当时并不著名,而

〔1〕《工业革命期间英语的演变》一文原本计划作为《文化与社会》的附录出版,后发展为本人专著《关键词》(Keywords)(1976年)。

是说,据我所知,他们从未以此种方式,围绕着某个中心主题发生相互关联。此书创作的准备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扩展阅读的过程,没有任何预定书单或者任何标准可供参考。我清楚地记得,后来当我发现有些著述我在论述中未能提及却明显相关时,有过类似惶恐的心情。其结果是,此书一再修订。本书完成后的这些年间,我已发现了更多相关范例,可以涵括更多内容。但是正如许多读者所言,或许可以说,我已尽力确立了一种关于文化和社会的写作传统的意识,这个传统所具有的实际复杂性,当时鲜为人知或者说完全不为人所知。因此随后会有所增删,但是本书已经大致达成了目标:让人们意识到存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而后来当许多读者把这个传统看作自来就有的东西,并颇为有理有据地询问为什么没有把某个作者纳入如此知名的传统时,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种颇具讽刺意义的赞颂。

另一个人经常会问我的问题是:其他语言和文化中有那么多明显相关的作家,为什么我偏偏集中讨论英国作家?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当然相信,在阅读此书以及此书论及的作家作品的同时,也应该阅读一些其他以或同或异方法展现出的别样文化传统。但是我仍然确信,本书依照其特殊方法,只能围绕此类特殊经验,形成此种传统。最终横扫或者说冲击了大半个世界的工业革命是始于英国,因此,这个决定性历史转型期的一部分便是基本全新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而正是处于英国文化中的人们以无比强烈和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首先感受到了这一点。最初的两三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些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因此,尽管其他社会中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也创造出了新思想和新艺术来应对这些变化,其思想艺术与英国作家一样深刻有趣,甚或更加深刻有趣,但是考察这些变化的初始发源地,却具有永久而普遍的重要意义。本书先后被译为意大利语、日语及德语,这些译本本身所体现出的热烈反应以及本书在北美读者中间引起的强烈反响,都足以证明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当代观点。《文化与社会》于1958年出版后,人们都说这是英国新左翼的开创性之作。现在还常常有人把本书与后来的《漫长的革命》、理查·霍格特的《识字的用处》(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汤普森的《莫里斯》(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放在一起,统称为开创了全新知识和政治传统的作品。是否确实如此我不敢断言。历史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我记得1968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以上提到的这些著作或者说部分著作尽管仍为人尊重,却常常被人划入文化激进主义的行列,一种更为黑白分明、更为严苛无情、也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把这种文化激进主义远远甩在了后面。我知道,无论怎样我有些论述的确是有这种导向的,当时这么做的理由我至今仍然坚持。但是1968年是一个样子,后来到了1978年至1982年间,就完成了另一个样子。那些早先被确信无疑地分析过,甚至有些情况下嗤之以鼻,称之为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或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的浪漫主义评论,到了1978至1982年间卷土重来,居然与新生态主义和激进生态主义发生了关联,真让人瞠目结舌。这并不是说19世纪的所有先辈们或者多数先辈们都感到极其不安,认为只有通过新运动才能寻求到出路。他们中有些人不过是眷恋往昔时光,现在新运动中有些人仍是如此。另外一些人虽然寄希望于未来,却很少会有那稍纵即逝的信心,把工业文明基本模式看作新型激进社会秩序无可置疑的基础。随着我们自己时代危机的持续,这些早期作家的坦诚、多元化观点以及对同胞的责任感,多数情况下不像是已经过时或局限于某个时期的思想,而更像是共同奋斗的同代人所发出的声音。换句话说,这个危机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使得我们即便身处自己的世界,也随时可以与这些最早的奉献者们分享思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一起寻求答案,而事件的分量之重使我们常常回归到许多共同问题上来。我们认识到社会秩序的危机和自然秩序的危机密不可分地互相关联,并以此作为这个时代最新最重要的看法,这在我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这些都可以在那些早期作家的作品中找到雏形,或者早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随着新知识、新体验、新希望、新群体和新机构的出现,这就不再是反讽而是鼓舞了,因为这些新东西推动我们把整个探索引向新的维度,使我们的研究不至拾人牙慧,而这些非凡

的前辈们也不至于把我们拉回过去,而是把我们推向未来。

正是基于这个主要原因,我希望《文化与社会》能够对新时代的读者们有所裨益。无论如何此书都是作为这个英国传统的思想与创作历史来使用的,作为历史或许仍然够用。但是我并非仅仅是把本书当作历史来写的,本书的结论部分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在1945年后的信仰危机和归属危机中开始了本书的创作。倾尽全力来创作此书,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立场,使我能够通过历史(正是这段历史把我们带入这个千奇百怪、让人不安又令人兴奋的世界当中)来理解当代社会,采取正当行动。或许对于其他人来说,此书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于我而言却是创作的动因,对其他人来说(读者数量比我所期望的要多得多)这常常也是他们阅读本书的目的所在。

雷蒙·威廉斯

年代简表

(表中所列年代为本书论及作家二十五岁之年)

伯克 (Edmund Burke)	1754 年
边沁 (Jeremy Bentham)	1773 年
布莱克 (William Blake)	1782 年
科贝特 (William Cobbet)	1787 年
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95 年
欧文 (Robert Owen)	1796 年
柯尔律治 (S. T. Coleridge)	1797 年
骚塞 (Robert Southey)	1799 年
拜伦 (Lord Byron)	1813 年
雪莱 (P. B. Shelley)	1817 年
托马斯·阿诺德 (Thomas Arnold)	1820 年
济慈 (John Keats)	1820 年
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1820 年
纽曼 (J. H. Newman)	1826 年
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29 年
摩利斯 (F. D. Maurice)	1830 年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31 年
盖斯凯尔 (Elizabeth Gaskell)	1835 年
普金 (A. W. Pugin)	1837 年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37 年

2 文化与社会

罗斯金 (John Ruskin)	1844 年
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1844 年
金斯利 (Charles Kingsley)	1844 年
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1847 年
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1859 年
惠斯勒 (J. A. McN. Whistler)	1859 年
佩特 (Walter Pater)	1864 年
马洛克 (W. H. Mallock)	1874 年
萧伯纳 (Bernard Shaw)	1881 年
王尔德 (Oscar Wilde)	1881 年
吉辛 (George Gissing)	1882 年
贝洛克 (Hilaire Belloc)	1895 年
托尼 (R. H. Tawney)	1905 年
休姆 (T. E. Hulme)	1908 年
劳伦斯 (D. H. Lawrence)	1910 年
艾略特 (T. S. Eliot)	1913 年
瑞恰兹 (I. A. Richards)	1918 年
利维斯 (F. R. Leavis)	1920 年
奥威尔 (George Orwell)	1928 年
考德威尔 (Christopher Caudwell)	1932 年

目 录

前言	1
1987 年版前言	1
年代简表	1
导论	1

第一编 19 世纪的传统

第一章 对比	11
一、埃德蒙·伯克和威廉·科贝特	11
二、骚塞与欧文	30
第二章 浪漫主义艺术家	41
第三章 穆勒论边沁与柯尔律治	59
第四章 托马斯·卡莱尔	80
第五章 工业小说	97
《玛丽·巴顿》(1848 年)	97
《北方与南方》(1855 年)	101
《艰难时世》(1854 年)	102
《西比尔,或两国记》(1845 年)	106

2 文化与社会

《奥尔登·洛克,裁缝兼诗人》(1850 年) 110

《费立克斯·霍尔特》(1866 年) 112

第六章 J. H. 纽曼与马修·阿诺德 121

第七章 艺术与社会 142

普金、罗斯金、莫里斯 142

第二编 中间时期

一、马洛克 176

二、“新美学” 180

三、乔治·吉辛 187

四、萧伯纳和费边主义 195

五、国家的批评者 201

六、休姆 206

第三编 20 世纪的观念

第一章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215

第二章 理查德·托尼 232

第三章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244

第四章 两位文学批评家 260

一、瑞恰兹 260

二、利维斯 269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和文化 280

第六章 奥威尔 300

结论 311

大众与群众 313

大众传播	316
大众观察	320
传播与共同体	326
文化与何种生活方式?	332
共同体观念	339
一种共同文化的发展	343
译名对照表	349

导 论

从 18 世纪最后几十年到 19 世纪的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一些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或者原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在此时期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词汇有一个总体变化范式,可以把这个范式看作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与语言变化明显相关的生活和思想领域所发生的更为广阔的变迁。

有五个词语对于绘制这份地图至关重要,它们便是“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在我们现代的意义框架中,这几个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在这一关键时期用法的改变见证着我们在思考公共生活问题时特有思维方式的总体变化,也就是说,在思考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其创立目的以及如此种种与我们的学习、教育及艺术活动呈现何种相关性等问题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

第一个重要的词汇是“工业”(industry)。其意义的改变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时期。在此之前,“industry”原本指一种人类特质,可以解释为“技艺、努力、坚毅、勤奋”。当然,“industry”的这种用法今天依然存在,但是到了 18 世纪后期又产生了其他含义:它成了一个集合名词,用来描述我们的生产制造体制及其一般活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中首次使用这个含义,此后这种用法便逐渐固定下来。大写开头的“Industry”,被视为一种“自在之物”(a thing in itself),指代一种体制,一个活动群体,而非

单指人类品质。该词的形容词除了有描述人的词汇“勤奋的”(industrious)之外,在19世纪又添加了一个描述体制的词汇“工业的”(industrial)。随着这种体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种新的制度开始创立,19世纪30年代首度称其为“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这种说法,部分是对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技术革新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变革的认可,同时也是对由此所引发的整体社会变革的一种默认,因为社会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型期。“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世纪20年代法国作家首先使用该词,此后的几十年间逐渐为英国作家所采用,显然这个说法是仿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而来。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尽管变革方式不同,其性质却相类:通过某种变革模式创建一个新型社会。

第二个重要的词汇是“民主”(democracy)。这个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由人民治理”,但到了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才成为常用英语词汇。威克利(Weekley)^[1]在《词语古今》(*Words Ancient and Modern*)中写道:

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才不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
而是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2]

威克利的说法完全正确。18世纪末在谈论美国和法国时这样的例子确实大量增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大部分例子都与人们所痛恨的“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或大家所熟悉的“暴民统治”(mob-rule)密切相关,导致该词产生了贬义。自大宪章(Magna Carta)或共和时代(Commonwealth)以来、或者自1688年以来,英国可能早已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却从未以民主自居。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民主人士”(Democrats)一词通常指那些危险而具有颠覆危险的暴民煽动者。正

[1] 威克利(Ernest Weekley, 1865-1954),英国语言学者,研究词源学,主要著作有*The Romance of Words*, *The Romance of Names*, *A Concis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Words Ancient and Modern*, *More Words Ancient and Modern*, *Words and Names*. ——译注

[2] 威克利,《词语古今》,1926年,第34页。

如“工业”及其派生词汇记录了我们现今所说的工业革命,“民主”和“民主人士”也通过进入日常用语,记载了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的影响,记录了英国人争取“民主代议制”(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的关键阶段。

作为体制的“工业”始于 1776 年左右;“民主”大约也在同时期成为一个实践用词。第三个词“阶级”(class),就其最为重要的现代意义而言,则可追溯至 1772 年前后。此前英语中“class”一词特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组别或群体:“逻辑和哲学的惯常班级”。直到 18 世纪末“class”一词的社会含义才开始具有现代架构:首先出现的是“下等阶级”(lower classes),这个说法与 18 世纪稍早出现的“下等社会”(lower orders)相呼应。到了 18 世纪 90 年代又出现了“上等阶级”(higher classes),随后又有了“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和“中等阶级”(middling classes)的说法。“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一词 1815 年左右出现;“上层阶级”(upper classes)之说也出现在 19 世纪 20 年代。“阶级偏见”(class prejudice)、“阶级立法”(class legislation)、“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以及“阶级战争”(class war)等词也都在 19 世纪相继涌现。“中上阶级”(upper middle classes)在 19 世纪 90 年代首次耳闻,“中下阶级”(lower middle class)一词则始于 20 世纪。

当然讨论“阶级”新用法的这一壮观历史并不等于说英国从这个时期开始才产生了社会等级的分化。不过这段历史的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化在性质上的转变,而且同样清楚地记载了人们相关态度的变化。“阶级”(class)不如“等级”(rank)明确,而这可能正是采用“阶级”一说的其中一个原因。19 世纪的阶级概念便是基于此种构架而建立的,或者换句话说,19 世纪的阶级概念是基于英国业已变更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感而建立的——当时的英国不仅经历着工业革命,同时也处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

第四个词“艺术”(art)在变化范式上与“industry”一词极为相似。“art”原本用来描述一种人类特质——“技巧”,到了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它变为一种体制、一种活动团体。“艺术”原先可以指任何人类技